

勇敢的拳王 —— 比利

勇敢的拳王——比利

拳击是勇敢者和强者的运动，拳击是一种伟大、辉煌的事业；拳击是需要激烈竞争和有风险的运动，所以，任何一个拳手、特别是伟大的拳击家又都必须经受的起失败。比利·科斯特洛——这个从失败中成长起来的世界拳王的经历就可以向我们展示这一切。

“我是从失败里走出来的！”这是比利的口头禅。

少年时代

比利·科斯特洛 1956 年 4 月 10 日出生在纽约的金斯顿。他的家庭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庭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家中的支柱是父亲。比利的父亲是一个职业赌徒——弹子戏、骰子和一切赌搏花样都玩，但玩得最多的是牌。他母亲是一个护士。她一直在一个托儿所担负七个孩子的护理工作。

金斯顿是生活比较安宁的小城，比利的父亲是白种人、母亲是亚洲印度人。人们总叫他混血儿或斑马。尽管比利长得很黑，但因为他加入了童子军，而且与白人孩子保持友谊，所以很多黑人对他很仇视。因为小小的比利既不是纯白人，又不受黑人孩子的欢迎，所以，对比利来说，成功好象比别人更加来之不易。人们总是告诫他：“比利，你不能干这个比利，你不能干那个。”比利回忆说：“我父亲赌博时总坐在一把椅子上投弹子。他能用扫帚柄代替弹子棒玩，并且常能获胜。他总是教我一两个绝招，但他特别强调：‘多练才能成功。别人看弹子戏只不过是看看热闹而已，而我却看到了其中的窍门与一些特别的手段。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不是赌徒，我也不玩弹子戏，不掷骰子，只是用一、两毛钱的赌注玩玩扑克牌而已。但从我父亲那儿我懂得了要干一件事就要干好，否则就别干。”

比利步入青少年时期后，家庭的熏陶过程仍在继续。他自己也知道，从学校毕业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对他未来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比利的学习成绩虽不算好，但他的体育才能却十分引人注目。正像比利后来自己回忆的那样，“在运动方面我有打棒球的才能，我甚至想象有一天成为一个职业棒球运动

员。”然而，就在比利刚刚准备在体育运动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断送了他的前程。吸毒对他来说是极偶然的，“最糟糕的是我在九年级时染上了吸毒。

“九年级以前我从未吸过毒”比利说：“但是有一天，我在学校自助食堂吃午饭时，一个朋友拿出一个赤黄色药丸，说：‘哥们，这点药丸能使你飘飘欲仙’。我不相信。‘就这一点小东西胡说！’于是他把那点药给了我。我毫不犹豫地就把药吃了下去，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接着上我的课。那是一节名叫宋先生的中国老师上的音乐课。宋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莫扎特或别人的一些曲子。我惊奇地听到了古怪的声音——砰砰声、打击声、嗡嗡声！我自言自语，哦，糟糕，大话夺去了我的生命，我告诉宋先生我感觉不好，看一看镜子，所有东西都象在半阴影区晃动。随后我去了卫生室。我走进护士办公室，看见一个羊羔般柔弱的人坐在桌前，随后这个羊羔般的人变成了护士，我告诉她我感觉不好，她只告诉我到后面的房子里躺下。

我躺下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大话？这期间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幸福，一会儿悲伤。到三点钟护士告诉我该回家了，我才爬起来。

我回家这段路有几千英尺长。我摇摇晃晃地走着，每个人都盯着我，我上了学校的车，碰碰旁边的人，想证实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人。我像置身于一幅画中，眼镜象一个画框。我感到眼前似蜘蛛在爬动，蚯蚓、臭虫等一切东西都在蠕动。像这个样子可没法去见父亲。下车后我一直在外面乱转，直到午夜才回家。我告诉你，一个如此小的东西竟能使人丧失意志，这真是太奇特了”。

除了吸毒，比利又干了另一件蠢事，这件事彻底断送了比利在棒球运动上的前程。本来，此时的比利在棒球方面的技艺正日益提高。有几个考察人员还到金斯顿中学来看过他的表演水平。然而，比利·科斯特洛在棒球方面的才能还没来得及被公正评价，就在生活上犯了错误。

比利回忆说：“我和四个朋友干了一件事。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这是我们五个人决定的。我们计划：杜安和科里在超级市场操作现金收入记录机，我和罗尼、雷蒙德戴着面具进入这家商店，杜安和科里就把钱给我们。这个商店一直开到午夜。我们晚上八点来了。罗尼在头上戴纸袋，我和雷蒙德戴上奇形怪状的面具。这会儿里面没有别人。我们按计划走到现金收入记发机，大笑着说：‘给我们

钱’。可是太巧了。这时有个老妇人进来了，滑稽味荡然无存。罗尼拔出枪，我发誓，我决不知道他会这样做，他对准这位妇人，叫她把门关上，然后我们拿了钱就跑了。我们一共拿了七千美元。罗尼第一个被抓住。他是在自己感到犯罪的情况下自首的。当时警察在商店前面的树丛里发现了罗尼的枪，用枪上的指纹与他年轻时的一个犯罪记录对照，这样一来，被抓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我自首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进监狱的原因。我父母让我在这里呆了三天，让我吸取教训。我几乎发疯了。我只有一句话：在此之前我决没做过这样坏的事，我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当比利被捕的消息走漏后，他高中的棒球教练把他从球队开除了。突然之间比利·科斯特洛成了一个无聊的年轻人。

这件事，虽说断送了比利在棒球运动上的前程，但却也阴差阳错地将他推到了拳台上。

初学拳击

原来在比利接受审讯时，警察发现了比利的体育天赋。由于比利·科斯特洛没有前科，他被作为一

个初犯而缓刑。警察向比利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参加警察运动联合会。比利回忆说：“在体育馆他们有些拳击设备，我想我为什么不试试它？好象上帝对我说这就是你幻想要干的。”

比利·科斯特洛在进入绳圈的初期是很不顺利的。

五、六十年代 美国有几百个小拳击俱乐部 其中很多人是从街头打架斗殴的“坏孩子”，直接成为职业拳击手的。到五十年代，电视和日益增长的大众性的其他运动，扼杀了这些俱乐部，拳击手几乎全部成为业余的。

业余拳击手没有工资，只是在各种青年组织倡议下进行比赛，直到有一个拳击手成为专门为钱而战的职业拳击手，他的生活才有着落。在拳击手开始职业拳击生涯之前，他必须参加四回合的次要比赛。随着技术的提高，他与更有经验的对手进行六回合、八回合，最后是十回合的战斗。每个拳击手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世界冠军。当然也有很多拳击手并不是为世界冠军的桂冠而斗，还有一部分拳击手不仅当不上冠军，而且很有可能连饭碗也保不住。拳击俱乐部很有限，拳击赛也不是天天都举行的。因此很多拳击手不得不为一、二百美元的奖金而拼命。

像所有拳击手一样，比利·科斯特洛面临着向上爬的困难。金斯顿警察体育协会仅能提供基本训练，因此，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拳击技术，他开始在离家一英里左右的乔·莱利马的理发馆后面的一间小车库里自己训练。比利回忆说，“乔和我父亲是朋友，当我对拳击有了兴趣以后，他弄了一些设备，从此，放学后我每天都到那里去。”

1975年比利在金斯顿高中毕业后，在阿尔斯特县找到一个卖肉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训练。决定他命运的良机来到了。十一个来自纽约城的业余拳击手同他们的教练迈克·罗萨里欧为筹集资金到远郊表演。迈克·罗萨里欧成长于纽约街头，是职业拳击手，有过二十七胜五负的光荣成绩。从拳击界退役后，他在罗斯福医院的储藏室里当管理员。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内格罗在业余时间为贫困的年轻人开设了一个体育馆。在他带到金斯顿来的这些年轻的业余拳击手中，有一个名叫罗纽德·卡夫的人需要一个对手。一些人建议找当地的比利·科斯特洛，因为当地的人知道只有他可以战几个回合。

“卡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拳击手，”罗萨里欧说，“他是一个参加过‘金手套’比赛半决赛的选手，非常有天才。比赛前，我看出比利很紧张，因此，我用手势

告诉罗纽德放心去比试。”

“我喜欢与他比赛，”比利回忆说，“但同时我又不想同他比赛。”

铃响了，比利打出了凶狠的一拳。比赛不到两分钟，卡夫就被打昏在地。比利·科斯特洛也因此而被邀请来到纽约城迈克·罗萨里欧的家里。在以后的两年里，迈克和比利生活在一起，一个拳击手的教育由此开始了。

迈克·罗萨里欧教练

手是人类最好的武器。

在遭受侵扰时，任何人都将用他的手去反抗。

这些是迈克·罗萨里欧的格言，也是拳击的精髓。他还有第三句同样重要的格言：“要成功就必须会很好的利用手。必须把节奏、力量与科学相结合，要敢作敢为，也要准备躲避对手的打击。在绳圈内的运动必须是本能的，出拳要迅猛，要学会不露痕迹的出拳，并且要能控制感情，不致失去理智。感觉上要像曲棍球场上的守门员，能同时防两个球。”“你不必思考。这完全靠本能。如果你停下来思考，就会失去机会。”迈克·罗萨里欧总是循循善诱教导着比利。

没有人能像调好的精密武器那样开始拳击生活。早年的拳王乔·路易斯在他的第一次业余拳击赛中，同样也失败了，他被七次打倒在地。后来路易斯回顾这次的经历时说：“这里不存在天生的拳击手。一个天生的舞蹈演员也必须刻苦实践；一个天生的画家也必须坚持画画。”迈克·罗萨里欧相信这些观点，他在日复一日地训练着比利。

比利·科斯特洛的训练在迈克·罗萨里欧的体育馆里进行着。“拳击手失败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当他们犯错误时，他们就挨打了。”像所有优秀教练一样，罗萨里欧着重防御训练。他说：你把头偏向一边，可以躲避直猛拳，上下运动头可以防御勾拳，有些猛拳用防御者的手套可以抵挡开，其他的可以拦阻，高拳打偏了，击身拳又滑下了。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进行实战训练。惯用左手的拳击手有四种基本拳法。左刺拳——拳击的基本武器。开始左腿向前运动，左臂刺出。在冲击的一瞬间，左拳紧握，并最大限度地向下转动。右直拳、左勾拳、上切拳可以用任何一只手。多数人只能有效地利用一只有力的手，但拳击手必须会用两只手。

比利·科斯特洛的学习一月又一月地继续进

行。拳击手必须是一个移动着的目标。如果不移动，如果他不学会各种移动方式，那么，他将挨打。

接下来是佯攻训练。假装击拳以诱使对手移到一点，与此同时打出计划中的第二拳。随后是连环拳训练。这就象一个水球运动员单手射门，让一球下沉，另一个球上升一样，一个拳击手学会连续出击，每一拳都为下一拳创造一个空隙。再是反拳击训练。任何时候，拳击手打出一拳，就为他的对手创造一个机会。反拳击是利用这些机会的技术。如果对手收手太慢或手放的位置太低，这就为反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技术只是比利·科斯特洛必须学习的一部分。其余的心理训练课也相当重要。在绳圈内，当对手试图击打你的头时，保持冷静是困难的。拳击手必须表现出容忍和近乎超脱的姿态。在绳圈内丧失理智的结果就是挨打。瞬间的疏忽将导致致命的打击。

要学的东西是无止境的。人最基本的直觉是避免疼痛，而拳击手又必须冒疼痛之险，并且有时要承认也给了对手以痛苦。当受伤时，他必须作出一个职业拳击手应有的反应，既要保护受伤的部分，又要保护好没有受伤的部分。最重要的是，无论伤势怎样严重，拳击手必须保护他的头。当被打昏的时候，他必

须坚持移动、扭打、跑开 要想尽一切办法坚持住 但自始至终要保护头。

对付受伤的最好训练是在体育馆里受伤。比利·科斯特洛的学习结束了。数月过去了 他获得了在绳圈内求生存的窍门。他把这种能力发展到了能在战斗中察颜观色，在对手出击之前的一瞬间抢先出拳。但是 除所有的训练、实践和科学外 很清楚 比利·科斯特洛的有些东西不是别的拳击手所能学到的 他有“力量”。

在拳击中 方式和速度的结合产生了力量。当他们在直线上快速运动时，击出的拳是最有威力的。在一定限度内，击拳技术能通过指导拳击手移动重心，用身体的力量而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出拳。但是如果拳击手不具备强大的力量，他就不能掌握这种技巧。

战胜杰克·登普西和乔·马克西姆而夺得世界冠军的杰克·基恩思曾认为：马克西姆是一个同登普西一样优秀的拳击手，只是他不敢打。为此，罗克·马西亚罗补充说：“如果你不愿伤害他 那么 拳击就失去了意义。”乔·路易斯曾说他第一次认识到，他能去击伤一个对手，有时就像人们得到了一心追求的东西一样。猛拳是拳击中最有效的武器。比利·科斯特洛掌握了它。“上帝给我的猛拳比他给别人

的要好得多。”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我无法解释，只有在这里 我才感到幸福。”

比利·科斯特洛经过三年努力，逐渐发展成与迈克·罗萨里欧同一级水平的业余拳击手。1978年4月1日的晚上 他走进了麦迪逊广场的拳击场 为争夺“金手套”135磅公开赛冠军迎战雷蒙德·约翰逊。第二回合打到十九秒时，他一个右直拳把约翰逊打昏，接着用一个左勾拳使约翰逊头昏眼花地倒在地板上。裁判数到十也未能站起来，他在地板上足足躺了十分钟。

在极度兴奋之中 比利走进化妆室冲了个澡 换好衣服又回到场外去观看其余“金手套”竞争者的比赛。当他走到他的坐位时，一个四十五岁，长着棕色卷发的人亲切地伸出他的右手：“我叫迈克·琼斯。如果你准备成为职业拳击手的话，请给我打电话。”

比利回忆说：“他看上去很诚实 谈吐也很诚实。他没有骗我，他给了我名片。一年后，当我决定转入职业拳击手时，我需要一个经理。我觉得我喜欢他，因此 我决定给迈克·琼斯打电话。”

在很多情况下，职业拳击是同经理人员一同出现的。拳击手换来换去，但经理却一直稳坐钓鱼台。他们就象赌徒一样，靠无穷的希望生活。除了极少数

在经济上的成功者以外，大多数人都到处收罗人才，等待下一个拳击手把他们的希望继续下去。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进入体育馆，他们满怀希望期待下一个休格·雷·罗宾逊或乔·路易斯的出现。这就是经理的生活。

经纪人迈克·琼斯

迈克·琼斯 1935 年 4 月 30 日生于布罗克林。长大后成了一名军人。

1957 年 琼斯退役 先后干过很多工作。如鞋店的售货员、房地产经销人员等。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却是拳击运动。因为在他小时生活的地方，打架是最常见的事。小时候他就很喜欢打拳，到军队后，又进行过系统的拳击训练。这一业余爱好，促使他于 1976 年做出了一项决定，决定去作拳击经理。

经理是拳击手的行业代理人，他的任务是掌握这项职业的详情，议定拳击合同，在最安全的环境里，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他的拳击手挣尽可能多的钱。一般情况下经理能获得拳击手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经理在拳击界并不象拳击手那样为人所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使威尔弗雷·贝尼

特兹和埃德温·罗萨里欧夺得世界冠军的经理吉姆·雅各布斯说：“作一个经理的主要原则是决不能让拳击手参加一场像战争一样残酷的比赛，你最好关心一下，他这样干是否有利于他的技术进步，是否能为他挣得很多钱。”

指导雷·曼西尼获得国际声誉的戴夫·沃尔夫说：“一个优秀的经理应该是亲自做每一件事情。这是保护他的拳击手的唯一办法。要检查栏索，检查另一个拳击手的绷带，检查对手利用的另一个角落，这些都要亲自去做，不能依赖体育委员会的官员或别的什么人去干。曼纽尔·斯图尔德曾指导托马斯·赫恩斯、希姆勒·肯蒂和米尔顿·麦克罗里从底特律的街头成为举足轻重的冠军，现在，斯图尔德声称：“我的工作去哄骗人。每次比赛都需要我去寻找优势。即使我发现一个以令人恐怖的面目出现的对手，只要他装出对我的拳击手无论如何也没有危险的姿态，这就行了。”

训练出著名的乔·弗雷泽、肯·诺顿和鲍勃·福斯特的埃迪·富切补充道：“我决不雇用我不喜欢的拳击手，我会辞掉他，不管他能给我带来多少好处。我见过这样的经理，他们下意识憎恨某一个拳击手并乐意看他失败。你必须爱你的拳击手，否则是危

险的。你把他送上场使他挨打或者倒地不行。”

毫不例外，优秀的经理都知道拳击是一种任何时候经过一、二次失败就会扼杀一个拳击手前途的运动。“我管理的拳击手经历过三十或五十场成功而无一失败，”卓越的经理、大不列颠的承办人米基·达夫说，“我启用普通的拳击手，因为我找更差的对手，看来这是一条正确的路。迟早你的拳击手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比赛，这才是检验你的时刻，只有你的拳击手确实是优秀的，你才会认为成功是非常容易、非常令人激动的。”

就在人们的‘库尼狂热病’走向顶峰时。迈克·琼斯却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打算推出一个拳击手。良机已经到来，于是，他选中并推出了比利·科斯特洛。

“我和我的妻子斯特拉去看了‘金手套’比赛。”迈克回忆说，“这个小伙子用一个猛拳把对手打昏在地，赢得了胜利。”二十分钟后，一个人从比赛场边回来并坐在我后面，他正是比利·科斯特洛。我递给他一张名片。

琼斯的微笑渐渐的消失了，他的脸上略现出忧郁的神情：“比利的早年是艰难的，与格晨·库尼和霍德华·戴维斯相比，比利像一个穿旧衣服的半大

小子，他很早就体验到艰苦生活的滋味了。人们一再告诉我，我的所有运动员中，只有比利最不象能成为冠军的拳击手。体育记者们几乎完全忽视了他。他的收入很少。但比利身上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愿意付出代价。比利·科斯特洛是我所有拳击手中贡献最大的一个。”

1979年比利·科斯特洛和迈克·琼斯签订了标准的纽约州运动委员会的“拳击手——拳击经理合同”。迈克同意不遗余力的为比利提供充足的训练，保证让他与有相当资格和技术的对手进行有合理报酬的拳击比赛。比利也同意服拳击“役”包括训练、比赛、拳击表演以及参加由经理指定时间地点的拳击比赛。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归比利，百分之三十归迈克·琼斯，另外百分之十归比利的教练：不再是迈克·罗萨里欧，而是维克托·瓦尔，比利的教练。

初露锋芒

比利有了自己的教练，有了自己的拳击经纪人，现在他应该出道了。的确，几年的艰苦训练，已使他具备了拳击手的基本素质和技术。

1979年年中比利·科斯特洛准备进行他的第